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村集卷二十八

詳校官內閣中書臣陸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張虎拜

謄錄監生臣張尚綱

欽定四庫全書

梅村集卷二十八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記一

聖恩寺藏經閣記

吾吳夫壽聖恩禪寺繇山門拾級而登仰見傑閣聳於  
虛空剖石大和尚所構以奉一大部藏者也其地踞鄧  
尉之半層巖拔起支隴蜿蜒雕楹文礎插入崖腹前瞰

具區滄泓萬狀遠則洞庭兩峰近則法華漁洋諸勝若  
拱而揖或環而抱其下則秀樾干雲修篁漏日法花忍  
草茁長繽紛怖鶴馴禽飛翔匝繞信兜率之鉅觀般若  
之勝境矣先是萬峰蔚公當皇覺現身之初受聖恩開  
山之寄弟子智壻等傳衣主席琅函貝葉結集流通尊  
奉之地即今毘盧遮那閣是已歲月既往龍象中衰千  
箱秘帙化作飛塵萬衆名區鞠為灌莽於是三峰老人  
杖錫飛來剪剔葳荒經營宏敞庶事草創未盡云為剖

公親承記蒞進補其處時節因緣緇素瞻仰信施填委  
無廢不興梵夾竺墳缺焉未備會有我眉道者裝成南  
藏道梗西川因其方便之功申我殷勤之請遂移法寶  
作鎮山門方當牛首颺迴瓦官霧塞未踰旬朔便接烽  
烟獨此經早昇精藍不懼劫火咸以為脩多羅藏有天  
龍神鬼百萬護持和尚福德感孚不脛而至四衆頂禮  
罔不欣欣顧其時閣猶未之建也蓋毘盧閣雖經修葺  
業已供養諸佛結制生徒將謀改卜高原另圖嚴奉吾

母朱太夫人專心在道入山禮足躬覩勝因發願弘施  
聞者至集監院濟上等廼相材運甃棟日鳩工經始於  
癸巳之仲冬告竣於甲午之季臘列楹三間廣筵九丈  
深如其廣之數崇殺其深之一翼翼嚴嚴若化若湧就  
中埭釋迦藥師彌陀三像慈容睟盎纓絡交加其旁則  
方甌長龕東西森向瓊籤玉軸充仞琳琅經律論藏部  
分櫛比共有五千四百餘卷和尚以丁酉之夏六十初  
度諸山老宿為禮華嚴尊經者五十三衆皆安單於閣

下規重矩疊衣衾肅然清淨道場得未曾有和尚曰是  
閣之成所以揚祖風示學者不可以無記廼屬偉業為  
之偉業合掌而白師言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二分教  
利益衆生達摩以拈花微笑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  
佛蓋慮世人教相紛拏欲以掃除支蔓非謂鹿野苑拔  
提河金口所宣一切空之也古德相承共弘斯義後來  
門庭太甚諍論滋多或執教以議禪或竊禪而掃教識  
者憂焉今和尚從拈錫豎拂之中搜揚真典孳孳不倦

於以牢籠今古震壓諸方豈不盛哉且成壞相仍世相  
如是以萬峰之聖皇授記說法名山猶不免講席榛蕪  
勞後人之脩復然則貞珉之有鏡也其可已乎是經也  
出於干戈俶擾之際懂而獲存百世而下知其孔艱是  
纘是述俾勿隕墜皆記事之辭所不得而略焉者也為  
之頌曰世尊天人師普說無上道傳譯至震旦是名修  
多羅毘尼阿毘曇不可得思議鄧尉古道場衆山盡環  
遶有一善知識親遇金輪王手持玉庫經開演一大藏



百年化宮壞乘願迺再來吼若獅子威直標正法眼臨  
濟大宗旨文字本不留方便利衆生何所不融攝但能  
去纏縛不落義解門即此文句身足證圓滿智如來廣  
長舌八萬四千言於一卷卷中各滴醍醐味於一字字  
內各貯摩尼珠護法天龍神呵衛在左右以此刀兵難  
末劫不得侵將我貝多羅移入清淨界寶閣盡天起廣  
望千由旬洞庭七十峰即為耆闍崛震澤五百里即為  
阿耨池無量妙高臺變現彈指頃當知向上着不礙於

有為觀像生敬心藉彼莊嚴力諸佛所說法億萬恒河  
沙究竟歸虛空本來無一字見道不見山何處復有閣  
見心不見佛何處復有經乃至法界中草木禽鳥等飛  
鳴與開落若以慧眼觀無非是經者經如紅日輪旋繞  
須彌山照一四天下經如香水海舟航到彼岸湧出青  
蓮花頭目與腦髓有人乞施捨無佈亦無愛此經當護  
持能續慧命故珊瑚與瑪瑙高過蘇迷巔瓦礫了不異  
此經當寶惜能種福田故用此告來者常生難遇想薰

心與注耳歷劫乃不磨我今作此辭毫端見如來刻之  
靈鷲峰永永示無極

瑞光禪寺碑陰記

并頌

瑞光禪寺碑者吾吳宮尹姚文毅公為竺璠上人所刻  
辭也文毅偕相國文文肅公大弘佛事而寺塔放光震  
耀遠邇於是供塔然燈而太湖漁人視塔影落處晨且  
暮綸投輒罔獲夫世人止以放生作佛事故有縱簡子  
之鵲捨孔愉之龜以求福田利益而豈知佛光所及皆

有天龍鬼神保護衆生以相利濟夫以一塔之功若此  
況我佛於忉利天宮建無量法幢之寶光明遍滿恒河  
沙世界其於刀兵水火諸劫慈憫救度不知紀極文肅  
文毅兩公道濟天下彼豈沾沾焉於太湖漁人爭網罟  
之生命哉誠有見於佛法之廣大而憫末運空壞劫灰  
將然非是不足以救之也自兩公歿後萬化變滅塔光  
既息象教亦墜素享上人為竺公上足住持負荷興起  
其事而屬偉業書於文毅碑陰因係之頌曰瑞光之興

始吳大帝赤烏紀年康僧舍利迭有盛衰至於元豐有  
宋禪師圓照本公慧日重開法雲四照再啓鴻基力弘  
大道浮圖莊嚴放大光明為多寶塔為王化城大同寺  
災崑崙山火世尊塵埃誰救諸苦我明之興馭世金輪  
勅書賜建親下德音二百餘年得文相國宮尹姚公同  
修戒律有竺上人廣集衆因樓開白玉地布黃金寶印  
當宵神珠出掌乃見塔光緇庶共仰非虹非蜺非烟非  
雲緇緇定水布護香林二龍蜿蜒石佛示相道樹交枝

戒月對望長者施鐘仙人練火千層普焰然燈佛所一  
燈一佛什迦分身大度濕生震澤之濱網罟莫獲漁師  
夜泣老僧難辨人魚得失七十二峰若恒河沙浮般若  
鏡開優曇花大道慈悲作清淨觀如燈取影即心成岸  
求魚不得得妙善果投竿稽首歸於佛土四大海水人  
魚同游彼網罟刳此刀兵憂刀兵刳起塔光亦止佛不  
能救人魚同死素上人者竺公子孫代佛慈憫聽塔鈴  
聲歲更一紀此光當復但崇佛事衆生受福凡此衆生

兵燹百城如魚漏網命懸釜鬯頭目腦髓皆非吾有胡  
惜外命積金如斗佛云放生得長壽報況此燈光陰幽  
畢焰仰視塔光如見兩公乘願再來在佛光中善信歸  
依合掌喜捨視此刻辭以告來者

重修太倉州城隍廟碑記

太倉之為州也在弘治九年而廟始於二年其未為州  
也則為崑山州城隍祠崑山州之祀城隍始於此乎曰  
非也改也烏乎改崑山州治在今太倉衛基泰定甲子

始即州之前立廟其後州治遷而廟之祀如故也今廟則為元時朱清所建東嶽行宮孝皇在御詔毀天下淫祠知崑山事楊侯甫以舊廟湫塵庳陋不稱於明神廼即行宮改焉迄今二百餘年矣歲在甲戌為崇禎七年廟之正殿災民用震動弗寧爰因舊址是荒是度棲主之壇妥像之室斧而不斲堊而不華浸尋乎故觀矣刺史昌平陳公來蒞是邦每有事於神黍稷馨香靈貺昭格而以重雷之下反宇不立中唐之內甃礮未周體薦



牲牢升歌象管皆雜沓乎軒楹欄楯之內以更衣則無其暑以登降則無其階甚非所以肅恭將事虔奉神明之意也於是闢殿之南楹創為前軒高其采廡廣其階除而丹青塗墍之華梁楠垣墉之美始煥然其畢備道士金某實董其役乃進而請偉業曰是不可無記且廟塹以公占復除未有刻文願并勒諸碑偉業再拜稽首為之記曰竊觀城隍一祀甚有合於古之社祭禮自天子諸侯以下皆得立社今之郡縣即古之諸侯國社之

制其所當立社之祭也山林川澤罔有勿從而城隍不聞焉則又何也傳有之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又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記曰秦城百二軒華以為城因河以為津而祀華於華州祀河於臨晉彼豈徒以名山大川能出雲雨而致其祈報良亦建方立國有設險之助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古者封疆之界山谿之險皆所以域民保境而後世專藉城郭池隍以為固然則城隍之祠其即山林川澤之祀

而推焉者也明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重定嶽鎮海瀆各依山水本稱而城隍神號改正題木主去肖像焉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禮於社有配食祝融句龍皆得侑享主祭者其配食之意歟然則以秦厲之壇為掃地之祭脩明配食而深有當於國社在令典祀城隍最為近古雖百世不易可也太倉神祠初

屬崑山雖馮翊近地不得視和滁二州故不稱王稱侯而搏土肖像猶存初制二百年來祈水旱禳疾病靈蹟燁赫具在州乘中邇者江南兵燹破城亡邑無慮數十而太倉獨完且海波不揚餘艘戰艦不得進泊於內地而金鼓之聲不作如有神靈呵護之者此所謂有功德於民者耶抑又聞之春秋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灾魯之衰也占在雉門陳之災也驗於鶉火社稷壇壝所以立國而玄冥回祿為之除舊布新此必神之仁愛斯民

懼其罹於兵火而示之警誡也今廟焚而復復十餘年  
重修陳侯敬其神以及其民風雨以時物無疵癘神罔  
怨恫生民以和可謂崇德報功垂於無窮也已不  
亦休哉係之以歌曰出天門兮九衢凌渤澥兮姑餘揚  
霓旌兮曳魚鬚左驂蒼麟兮右秣神駒聲駢隱兮雲車  
心攬轡兮躋踏天地塲黷兮九州為墟嗟生民兮安居  
捐魑魅兮射虎驅豐隆扶穀兮列缺以趨奠此邦兮華  
胥田有稻兮水有魚雲龍從兮甘露載濡坎其擊鼓兮

吹笙竽進桂酒兮獻椒糝通權火兮高烟俱錫蕃蔭兮  
神宴娛

舊學庵記

予梅村西偏有地數弓蓋廢屋之址予斥而宮之繚以  
土垣而築室三楹名之曰舊學庵庵成而圖史之所藏  
講論之所集朝夕宴處賓游往來皆於是乎在客有過  
予者曰子之名是庵也其為舊學之臣歟予應之曰唯  
唯否否夫古所謂舊學者經術深厚行清而能高為天

子顧問之臣足以輔道德長教化如是庶乎其可也若  
予者嚮以庸劣早忝朝列曾不以此時有所論建裨益  
萬分今編蓬窮巷之中伏匿窮蹙退與後生小儒掇拾  
舊聞然則吾之於學其初肄業及之耶未也而敢以名  
吾庵歟客曰子以文章受知於先皇帝輔導太子起居  
兩宮為講臣子而欲辭誰其可者予曰若所言者仕也  
吾所言者學也如以仕而已當先皇帝方鄉經學開文  
華召一二通博正直之儒虛已禮下之甚而執政大臣

勿善也中之以事輒罷去其在位者率篤癘疲曳使數人扶持痾僂入省門居庭中惛惛不辨上或問掌故則左右還視涕唾流沫叩頭不起而顧號為馴謹備老成俾主上敬而不急以儒生為無用即當事者稱任使矣斯可謂之舊學歟非歟予因是發憤謝病將閉戶不出讀書十年不幸國家多故顛沛詘辱欲如向日之老充位備官不可得矣敢以放廢遺佚虛竊此名於田野間哉雖然吾聞之君子之為學也於國家禮樂所繇生刑



政所自出苟涉其條流而探其損益雖窮巖之賤吾得  
而論著之况其所躬遇者乎雖百世之遠吾得而紬繹  
之况其所親見者乎今以予之坎壈侘傺休息乎此庵  
也每發書陳篋伏而讀之其於朝廟典章之盛未嘗不  
思周旋進反疇昔肅恭而將事也其於君臣誠勵之語  
未嘗不思諮諏出納疇昔艱難而訓告也若夫治忽倚  
伏陳說鑒戒之間則又輟卷廢書太息而流涕凡吾之  
惓惓於此者非苟彊記博誦為當世取悅云爾庶幾發

揚朝廷之盛德用少裨具官之所不稱如是雖以謂之  
舊學可也且吾之於學雖不自暇逸而疾病憂患恐其  
弗底於成將使後之子弟讀吾書者仰觀堂構夫孰非  
國家之恩澤以有此廬哉故書其事以貽後之人俾令  
知吾志焉戊子八月吳偉業記

歸村躬耕記

吾友王烟客太常治西田於歸涇之上歸涇者去城西  
十有二里或曰先有歸姓者居焉或曰以其沿吳塘而

北可歸也故名之烟客自號歸村老農築農慶堂以居  
而以告其友人曰吾年六十蓋已老矣將躬耕乎此聞  
者疑之曰古之為耕者以其有耕者之樂也土膏陸海  
畝乃一鍾芍陂白渠灌及萬頃故有築堤作塘開田引  
瀆役使數千家此美田上腴者之樂也若夫陸渾山中  
褒斜谷口平疇廣野反出於孤峰疊嶂之顛屏棄世事  
隔絕人代架絕壑以立屋焚深林而糞田此高山窮谷  
者之樂也今吾州僻陋海濱陂渠湮廢鳥鹵沈斥沮洳

污萊歲頻不登賦以日急居此土者亦何樂乎有耕烟  
客自奉常謝政幅巾里門有城中賜第以安起居有近  
郊別墅以娛杖屨圖書足以供朝夕之翫賓客足以接  
談笑之歡又何必去城市舍園圃謝朋舊以樂此躬耕  
為也烟客曰不然此田是先朝祿賜之所遺也是先相  
國文肅所以貽子孫也往者神廟之世海內乂安生民  
不見兵火江以南大臣之致政家居者美田宅盛邸舍  
厚自奉養而吾祖惟得海濱寢丘之地以供饘粥蕭閒

杜門不知家人生計性愛田野嗜花藥開種竹之圃於東郊築藝菊之亭於北郭而猶患過客之跡我也晚歲璽書存問郡邑大夫執板而賀謁者車填馬咽而吾祖命小舟攜短策逍遙於南陌東阡遇者不知為三公也即今三十餘年而韋相之莊籬落猶存陸生之田桑麻如故舊老遺民尚有過而嘆息者吾為人子孫忍使弗而不治乎且吾受前人餘澤奉車省闈陪祀陵園以及親郊視學大閱藉田無不具簪笏以從已而持節銜命

渡錢塘入豫章涉沅湘踰閩嶠足跡幾半天下世故流  
離衰遲頹暮猶得守先疇之畝畝以送餘齒退而與田  
夫野叟談昇平之遺事叙平生之舊游不亦幸歟雖其  
土之瘠而賦之繁吾猶將樂而安之若夫歌舞陸博通  
飲食侈游觀下至逐什一之利競錐刀之末者吾之所  
不能為也梅村吳偉業聞之曰不忘祿賜忠也追述祖  
德禮也保素節而出流俗義也其為躬耕也大且備矣  
是不可以不記



梅村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梅村集卷二十九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記二

講德書院記

國家受天顯命丕冒九有重惟江南經賦輿區保釐得人實資材傑爰疇咨卿士妙選盈廷之俊而我蒲州韓公特膺簡畀以來敷惠澤於茲土其職任甚鉅先是江

南逋額未登令下鈎考而中吳初議駐兵

天子之命公若曰方事之殷所亟兵賦良出於不獲已  
閔念吾民疲瘵其悉乃心懷柔輯和俾克全濟公拜命  
歲飭惟謹越視事再朞有

詔蠲十五年以前舊賦又三閱月撤姑蘇駐防之兵還  
京師公奉揚德意送往勞來細大畢協吳民歡忻鳧藻  
拜首和門者日累萬人公推讓不居曰此

朝廷如天之賜撫臣何力之有父老懷不克展退而謀

於諸生某等曰其何以報公哉惟即湖山綰轂之區創  
為講院歲時嘉會來游來觀黃髮鯢齒循階及序相與  
論說尊君事上之禮庶無負公之教育亦公所以仰答  
朝廷之盛心也偉業忝荷旃幘樂聞斯舉爰從諸父老  
後拱揖而言曰吾吳通都望國被海帶湖田有肥瘠淳  
鹵民有愿巧柔器議曹書佐人競錐刀遂正閭師工為  
螟蟥豆區釜鍾收不中算更繇賦調輸或溢程文簿牛  
毛竒羨銖兩先負未集來逋總至下雖累入吏固弗除

非甚簡括曷由丕誠於理軍府之立也無崇山廣澤雉  
兔麋鹿之區以供射獵無林麓洲渚灌樹萑茨之產以  
給薪樵無魚鹽鐵冶絲纊梓漆之利以贍軍實地湫而  
隘人稠以厖主客狎處愚黠異數一以為網置一以為  
窟宅民是用重困吾公有憂之其始至也勸力田務東  
作數疆潦置町防申版圖息姦詭贍鰥寡戢豪右乃進  
其耆老而告焉曰逋爾蠲曰役爾均曰訟爾平曰荒爾

恤

天子命我弛征已責爾其量入修賦毋缺於租挈以負  
詔條

天子命我赦過肆眚爾其力農惇行毋嚚於鬪諍以麗  
撻罰黃綬以下敷收矯虔我其為爾崇劾之椽史之屬  
貪恠放橫我其為爾殄殲之既而曰設兵所以衛民也  
儲侍委積必豫必充脯資餼牽告豐告備夫乃可以肅  
軍制則又曰保民所以養兵也侯奄致訓芻蕘不淫嗇  
夫設柷鼓楬時警夫乃可以帖民生於斯時也公之威

德流聞逖邇鯢鮪收迹光於有截

廷議戢矢橐弓帥歸朝請士還卒伍惟是三軍啟行靡  
履糗糧繫公是賴公乃收合舩艘傳飭津吏庶人一葦  
勿得苛留浹辰之間我艑雲集赤泥連檣假諸鄰境黃  
頭鼓柁雇以官錢無不銜尾叩舷檣於水涘供張如法  
辦嚴有期大會射堂勞饗加禮已而便時出舍飲餞都  
亭介駟千羣革車百乘門不擊互路絕蹶呼屬城廚傳  
載燧先驅隸人牧圉陳芻置頓紉縞維之烝徒引筴為

粥於路役夫其休民於是乎爰居爰處爰笑爰語既安  
既樂或号或歌始吳之人抱布貿絲見奪於市畜雞種  
黍被掠於鄙一童鞭驅斑白負擔扶而大詢呼聲磬磬  
與屠爭言飲羊無直椎破盧罌酒流溝中始吳之人投  
垢怨家告緡惡子搔爪漚麻戟手致死負眊帶鈴突入  
搜牢斧斬門關捽頭以去始吳之人倅馬就草騰入良  
苗敦邱甌山其顛濯濯櫟社弗享烏亡其巢提旋挈倪  
負墻而號今也門唐介寢由公而復糞除宗祧塗墜垣

屋父凡閭黨由公而親肥牡旨酒進釀西鄰田疇未黍  
公為膏雨斥彼蝗蝻穀我士女關梁塗術公為安車踰  
度險阻即此康衢民如棄嬰亡子匍匐失路公也父母  
提攜乳哺民如痾瘵疔痲搔把塵垢公也俞跗洗沐營  
救撫膺其原酌酌其隰山靄而青水環而碧陂塘烟火  
庶物蕃殖我行於野以嬉以教魚泳禽飛卉夭木喬誰  
將風謠被之管簫誰剪蓬蒿望其羽旌乃取厲鍛乃勤  
畚揭乃陶甓甃乃施樸斲巧人改塗工師度木三筵六



尋講堂夏屋絃誦之館羽籥之房歌詩習禮衿佩鏘鏘  
槃辟雅儀讀法亮章忠順事長式訓無忘春秋都試嚴  
鼓在室熊旗豹侯張帷置帟負弩抱簡持幢夾戟從公  
至止孔武有力厥初相國命世作輔故吏諸生熟於掌  
故謂公其來賴天之祐國計民瘼討求有素公今政成  
著於旂常允文允武令聞令望

帝鑒其忠修我紀綱賜金進秩殿此大邦岳牧屏虞維  
舜之哲周宗燕喜吉甫陳力公在南國克釐庶績告於

有衆小心翼翼再拜稽首歸

上之德偉業以為是舉也道合於忠孝和於人民宜伐  
貞珉刻茲令猷垂示來禩俾勿壞故不可以無記

贈監察御史漢陽顧公開明祠堂記

山東道御史漢陽顧公如華字西嘯以

國恩贈其父開明先生諱應歷如其官漢陽之人相與  
追表其懿行而俎豆之學宮矣又明年西嘯奉使吳中  
將歸而立廟於家脩其敬宗收族之禮而麗牲之石不

可無辭爰以命之偉業曰吾先世故吳徒也練塘之丘  
隴訪求之不可復識豈無懿德繇當時鮮大書深刻以  
著之故世遠而莫之能考也今漢陽之顧占名數於汙  
川已近百年吾子孫賴先人之名德以膺休命苟不表  
其所自鏡諸樂石俾歲時烝嘗有所觀感其何以告司  
祏而示來禛俾勿斁偉業受其請而書之曰古者自諸  
侯以降卿大夫以及於士皆有田以供祀享牲牢籩豆  
歌鍾羽舞皆為之節文而定其度數其無廟者不過庶

人祭於其寢而已自井賦采地之制不行雖貴為公卿不立廟以祀其祖父者固已多矣夫顧公亦猶行古之道也禮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始祖之廟而三始祖謂別子之始受爵者此在三世之後其子孫追而本之者也今顧氏以御史始貴而公首追封然則始受爵未有踰乎公者也可得云先禰後祖而必遠求之高圉亞圉也哉禮曰支子不祭法當為宗子立廟大夫供其牲物以從俾宗子主其事祝嘏之詞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

其嘗事此禮之嘗也開明先生有三子伯如芝仲如蘭而西嘯其季也西嘯為余言先生下帷講授則長君為之都講率諸弟以孝友有鄒魯之遺風自仲氏先亡流離世故渴而葬先生於祖墓仰見烽火燭天嘗懼祖宗之禮祀遂墜於地比家門通顯為其先人立廟而伯兄已不及待矣每春秋時享執籩釋爵嗚咽而將事此仁人孝子之用心所謂禮之變而得其正者也又何疑焉先生於經史皆有論著其最嗜者蒙莊之學夫庚桑楚

之居畏壘山也其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庚桑楚聞而不釋然曰吾聞至人居環堵之室而百姓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然則先生將糠粃塵垢乎當世之事又安在乎廟食之尊而必為文以著之也余竊聞先生內行修飭事兩尊人及其伯兄備極孝敬設義田以敦族死喪必收饑荒必恤又推其恩以及里黨漢陽之人至今稱之彼其讀書行道厚自期待以有用於斯世既屢

困鎖院感憤抑塞蒙莊之學殆有托而逃焉者爾夫士  
之蘊德抱義者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然則西嶽處喪  
亂之後修箕裘而降孝享其裨益於風教當何如耶余  
辱西嶽之知追考公行事為悉敢備著之於石而繫之  
以頌曰惟顧之先出自吳系分族顯來赤烏練水靈異  
肇厥初中更播越譜牒亡百餘歲徒汶川居蜀江蜿蜒  
連湘巫奕世載德生醇儒執經屢滿羅生徒誕厥賢胤  
稱大夫繡衣馳馬聲赫都攬轡蠶叢及魚鳧獄獄光氣

騰諫書按行兩浙民徯蘇湖源顧本嘗跼蹐箕裘慶澤  
追良謨立廟割牲薦清醑我將我享盥濯乎子孫宗老  
咸來俱投壘奠筭翼翼趨裳衣弁烏陟儼如鏡之金石  
庶不渝

湖州峴山九賢祠碑記

并頌

記曰凡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國故者若唐虞之有  
伯夷后夔周之有周公則自奠之無則合於鄰國此  
郡國得祀其先賢所自始也月令以孟春禱祀山川及



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漢元始四年舉此禮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名父應詔書然則二千石之重凡有功德於民者可無祀哉湖州地稱西吳自周歷漢為侯國孫吳寶鼎中立為吳興郡郡置廢不一其改名湖州則隋仁壽二年始也當南渡六朝士大夫之過江者樂其山川吳興遂為大府王逸少羲之謝文靖安皆起家郡守逸少遷會稽內史文靖至宰相柳文暢憚仕蕭梁加秘書監右衛將軍再為吳興守終於其官唐大曆十一年詔

以顏真卿為刺史遷刑部尚書封魯國公以忠死杜樊  
川牧連為黃池睦三州刺史其授湖州在會昌中以司  
勳員外郎乞外補也宋孫革老覺從諫院出知廣德軍  
熙寧四年十一月改湖州終御史中丞蘇子瞻軾以翰  
林學士請外初判杭州改密又改徐元豐二年四月再  
移湖州到官未三月罷王龜齡十朋紹興廷對第一乾  
道中以侍御史改吏侍郎力辭請外任湖州先後凡歷  
四郡明陳筠塘幼學以萬厯三十二年守湖州已去復

留居六載遷副史以去此九賢之載在典冊次第可攷者也峴山之有祠始於三賢三賢者有顏氏蘇氏王氏而他弗及峴山在襄陽羊叔子所遺愛今巋然於碧浪浮玉之間者此名顯山攷諸掌故避唐廟諱而改湖人之思太守者不啻叔子廼即其地置祠樹之碑以彷彿襄人之意祠歲久敝撓居人支釜甑炊馬則以名賢之俎豆辱於屠沽庖漏者有之矣

本朝康熙中廣陵吳公諱綺字園次由工部郎守此郡

見而嘆曰祀以揭虔可若是其瀆耶亟命屬徒鳩工重作其事攷湖守之多賢闕而未備乃下教詢咨得王逸少而下賢守有六合前甌之藏主定為九賢而書其官舍太守無位尊而有德斯土者乎曰此祠為賢守而作不得躋於其列禮也於是士庶歡忻戒期薦力築墉樹宇改簷易礎丹塗白盛有翼有嚴未浹旬而祠成妥神之房合食之几罔不蠲潔都人士秋月之望來游來觀進而言曰我公剋暴去慝遠績前人而庇吾民今又搜

揚廢隆克有此舉吾儕小人何可不昭所報相與謀作  
宮而肖公像焉既兩祠儷美走望交集而峴山於是乎  
益勝越明年三月偉業於太守宗親為睦用兄弟來繼  
舊好宴於茲山為賦甘棠園次再拜辭曰某不堪也誠  
得昇之一言願焜燿昔賢之令德以無忘景行某也實  
與有寵綏余乃不揣固陋泚筆作頌爰紀湖人千百年  
之命祀其辭曰右軍清鯁推遷仕進深源北伐憂時彊  
諍東土賑荒為民請命省賦輕租名高計聽龍矯鴻驚

八法之聖垂之千年傾心萬乘進忤懷祖退諧支遁棲  
遲名山服食養性謝傳沉敏雅量高風放情丘壑驟致  
三公顧命受遺輯穆元功宣武窺鼎苻秦連烽功濟蒼  
生鎮物雍容經遠無競善讓克終此邦去思西州是同  
播之絲竹東山故封柳氏將家妙解談義文暢好學多  
才多藝新詩斐然馬射無對尺牘素工圍碁尤最焦桐  
雅奏白蘋高會感懷父曲清商別製苔水洋洋彈琴而  
治載其清靜終古弗替魯公正直書法堅凝浯溪劉石

忠孝收京弟兄死國家廟丹青射堂有碣杼山有亭志  
和釣罷鴻漸詩成清風百世緬懷典刑白首抗節握爪  
如生神仙髣髴重過山城牧之少年才大卓犖記室風  
流司勲落拓戰論罪言澤潞魏博措置失宜姑息勢弱  
苟用吾謀足掃河朔晚乞江湖登高有作水嬉舊游政  
成民樂少陵稷契繼彼家學革老素執左官再召廷諍  
故人守正不撓為郡作堤以扞水潦振廩勸分生民是  
造政劇才高賓朋燕笑拾殘碑築亭墨妙故相山中

迴車慰勞向爭國事此全友道子瞻曠代致主時遭制  
策相才兄弟揮毫齟齬執政新法青苗河決禦災湖堤  
便漕草詔逐奸魑魅安逃簿書魚鳥謫仙逍遙道場禪  
學碧浪詩豪嶺海崎嶇衰白歸朝龜齡對策晁董天人  
廷擊殿帥面折宰衡奏起老成決策用兵符離師潰囀  
嗜繁興正色抗言拂衣固爭移守三州禮士愛民溫詔  
下召老猶加恩給扶減拜舊學之臣嗟我陳公在明中  
葉三版不沒胥為魚鱉築防決渠駕以虹霓畝乃一鍾



民不病涉豺虎是擒糧莠必拔夜無吠厖枹鼓不發五  
紀於茲謳吟推耆祀之太嘗配食往哲我未既耔我蠶  
既絲率彼父老獻匪薦棗濟濟先正顧饗在茲邦人君  
子是式是思石相為社季子置祠東吳舊史作為此詩  
擊鼓吹笙歌以奏之比德告虔庶無愧辭

修孫山人墓記

太白山人何以名曰太白秦之望山人秦人嘗隱焉故  
名也或曰山人不知何許人自謂孫姓名一元字太初

莫能得其邑里或曰太初安化王之苗裔則又并其姓名而疑之昔者東漢之李官豎擅朝扶風梁鴻伯鸞挈其妻子出關適吳會為人賃舂自給其卒也葬於吳妻子歸扶風閱千百年太初再以秦人入吳先後用隱遯終不歸葬然太初之出關踪跡遍衡湘秦岱間既而買田吳興棲遲不去為人渥顏飄鬚攜鐵笛鶴瓢以自隨費相國一見之南屏山寺為斂容嘆服其詩與李獻吉何仲默鄭善夫齊名何李未相見而特厚善夫晚迺與

高士長興吳君琬紹興守安仁劉公麟按察使建業龍  
公寬御史吳興陸公崑為苦溪五隱劉公後官司空實  
誌君墓此豈鴻之變姓名雜傭保所知僅一臯伯通耶  
鴻以五噫之歌見猜時主故深自晦匿太初顧得隱居  
放言無所忌迺東漢逸民傳至今讀之猶識伯鸞為扶  
風人而太初莫能詳其所自出彼其蟬蛻變化自金塵  
盞之表者詎偶然已乎太初善飲好談論切名實醉則  
引人說時事搯腕慷慨友人方豪稱之曰太初非隱者

知兵曉吏事使之用於世不減王景略其推之不無大過夫謂太初有用世才則可謂太初非一意於隱此不足以及知太初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古之肥遯者先亂形之未成引領絕跡得以行其所志不幸濡忍一底於淪胥求為逢萌梅福難已在明之中葉武宗戲渝馳驅舉天下事委之嬖倖近習之手而宗藩草澤之禍大作賴孝皇餘烈未泯國以不亡其大勢去東漢之季蓋無幾矣劉公龍公輩引身以退太初一布衣棄

家狂走其中豈復有所戀哉後百餘年雲間白石山人者復出當海內無事積薪厝火中外宴安山人得於其間交王公營聲譽自比於陶弘景戴安道為通隱未幾椽人再竊柄黨禍兵禍紛糾於不可解山人僅而獲沒不數年天下大亂賢人君子雖欲遠引高蹈龍不能潛鱗鳳不能戢翼每懼於增墩網羅之患惟有讀太初之書上下其盛衰而有感於前賢之不可及為唏噓太息已耳太初絕婚宦自稱有羽化術晚娶於湖之張氏無

子年三十七以沒病革屬劉公以誌銘而曰葬我必於  
道場山之麓會鄭善夫來唁偕苔溪四隱者封哭而去  
今改卜窆於歸雲菴東則又學使者汪公相此土足安  
山人體魄且去舊冢不數武以無忘末命故與劉公謀  
而遷焉歸雲太初所掛瓢處善夫以是名其堂而墓屋  
侈圮不存此若堂若斧者跛羊已牧於其上矣康熙紀  
元之七載太守吳公諱綺字園次政事之暇憩於茲山  
慨然曰吾忝司牧而前賢之丘隴第穢不治其謂之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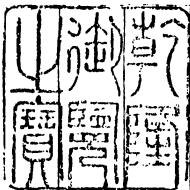
乃命撥時度址而庀工焉余於太守兄弟也以春日來  
省視而山人之太白亭適潰於成爰戒期出郊酌酒於  
其墓墓遶長松數千株有殘碑三尺沒草中字剝蝕不  
可讀余與園次手捫摸得其中一二事叙致頗甚竒太  
初嘗大醉取幅巾掛樹抽碧玉導刻松身作嚴光徐穉  
陶潛數字已而就其根熟睡抵昏黃乃起夫山中諸松  
其合圍者率數百年太初之刻字其存與不存不可知  
若墓門之樹幸未剪伐太初魂魄必游於此無疑也嗚

呼太初死人皆以為仙去江山周光祿曰太初固不死  
試與公等發其冢必空棺吳興同隱者則以太初學道  
未必得冲舉其人與文自不凡今歸雲僧猶藏劉陸諸  
君手跡皆追惟平生宿草猶哭之語二者言不同其愛  
太初一也嗟乎以是可以觀太初矣園次曰是亭也都  
人士之出游者將以為休憩之所子其為我紀太初并  
識此山之勝吾將鑿諸石余曰太初不名一德自同時  
之友且不能定其出處而余又烏乎言雖然以太初之



為人又得諸君子代之謀永久乃沒未二百年非遇賢  
刺史如吳公者為之謀修復則此荒基榛梗野鼠衝人  
而走者幾不辨其處然則作為文字用詔來者俾此亭  
長守而勿替庸可已乎吳公以詩文重天下其出守是  
邦修前人之名跡而光大之無廢弗舉務大利益乎斯  
民是亭之作過之者將有脫屣富貴擺落塵坌之想於  
以引長風流訓世勵俗不為無助何可以不書吳公由  
工部郎為吳興守江南之揚州人共事者有郡丞大興

于公琨通守靜樂姚公時亮是日同游者御史歙縣方  
連吳公雯清司理長洲既庭宋君實穎孝廉江寧仲調  
白君夢龍崑山原一徐君乾學貴陽辰六越君闔而余  
則太倉吳偉業梅村也戊申三月廿六日記



梅村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村集卷

三十一  
三十一

詳校官內閣中書臣陸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

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

張虎拜

謄錄監生臣

沙元中

欽定四庫全書

梅村集卷三十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神道碑銘一

福建道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毅李公神道碑銘  
天啓六年逆奄用事矯旨逮福建道御史江陰李公於  
其家下詔獄以死烈皇帝即位大憝就戮首恤死難諸  
臣而李公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封三代如其官予祭

葬廕一子入太學又十七年其子遜之伏闕以易名請  
廼俞禮官議謚忠毅而公褒忠之典始大備於是遜之  
謀葬公偕配錢淑人於曹莊里之諭塋而命偉業書其  
隧道之碑蓋距公之沒二十有餘載矣公之沒也年僅  
三十有四其同時死者徙者如高邑趙忠毅公無錫高  
忠憲公皆歷事先朝志存國本幸不即填溝壑得見少  
主老臣何惜餘年以上從神祖光廟在天之靈而下報  
同事諸人於地下惟公獨以始立之歲有為之才早負

盛名未歷彊仕雖天地否塞竄逐流離天下猶望以黨  
禁終開足竟大用而橫為姦臣賊子所考陷畢命牢戶  
暴屍道傍眼鼻蟲出手足穿爛丙寅閏六月之三日獄  
中裂裳嚙血訣父手書自言三十餘歲便作一世人矣  
嗟乎當終軍賈誼之年而受陳蕃李固之禍百世而下  
讀公傳者未有不為之太息而流涕也方公入為御史  
哲皇帝冲年御服羣小欲矯弄威福日導主上以嬉游  
燕豫公慨然憂之其拜入臺第三疏所言數條皆軍國

大務而末以逸遊為戒固未嘗指斥某事也羣奄已大  
譁閣中曰李御史何人教萬歲燈也不看福唐相緩之  
乃解公聞之益發舒於聖躬違豫則請止內操熟審推  
仁則請除立枷萬燿之斃杖也則疏理其冤王永光魏  
廣徵之柄用也則疏糾其惡而最大者應山楊忠烈公  
劾逆璫二十四大罪公首疏繼之竟繇是得禍卒與忠  
烈先後死初楊奏入而璫擲地號哭遶牀夜走公以為  
此機不可失也故其疏曰忠賢不去則皇上不安今日

被論之忠賢不去則皇上尤不安蓋逆璫罪大釁結一朝發露地媯怨集勢必自疑進將有參乘之萌退亦有覆宗之懼盍令羣臣固爭宰輔力持解其事權私家閒住俾常侍典兵之勢不成則司隸磔屍之誅可免宮府上下無害無猜不亦可乎凡公所言期濟國事不徒借刑餘沾搏擊已也而羣小啖璫此左班官合謀割刃耳於是殺公計決矣曹欽程之誣劾公也以推薦高忠憲公同餘姚黃公白安等指為東林邪黨除名為民未一



歲用織監李實疏緹騎逮問公入辭父母出見叔者飲  
食言笑如平時里人巷哭攀車者萬人故吏奔問徒跣  
以千里其兄鴻臚公應炅者奔走塗炭親知義舊同心  
營免公獨自分必死過德州之日作書誡子訣絕後事  
抵京待命錦衣衛東司房銀錙繫頸從容索紙筆作季  
弟壙墓誌銘顧謂鴻臚公曰兄歸事二親我有亡弟相  
隨九原耳已而許顯純拷掠楚毒坐贓酷比同事者已  
斃杖下惟黃公白安尚存遇害前三日黃公在別室以

拳槌壁叫公字曰仲達我已先去公應之曰君行我亦至矣其處死生之際如此公為人才智通敏議論廉悍處朝廷大事動中機宜有所條奏援筆立就忠烈忠憲兩公迺先後堂官也倚公如左右手當楊公避客草疏獨以其意微問公公力止之曰公顧命大臣若一擊不中反為所噬有傷國體某言官也請以身當之先是公在邸中疏璫十六大罪其橐為兇鴻臚公所奪至是趨歸繕寫將上聞楊疏已進迺止其事同官皆知之而高

公之掌院事也。廡御史崔呈秀之貪，拜命入都堂，首指名按劾屬公為奏。崔聞之，微服叩頭祈哀。公正色叱之。此自有公論，非某所得私也。然則忠賢之殺公也，人知其繼。楊公以擊璫而不知先疏其十六罪，羣小之殺公也，人知有曹欽、程魏、廣微而不知有發縱之崔呈秀也。李氏家本河間之寧津，始祖嘉那為元初行軍大帥，謚桓烈，以戰功顯。子霑、柯、漕、運、萬戶世守鎮江、江陰等處。元季有平江路同知死，張士誠難諱諫者，則其五世孫。

也累傳而為贈太僕卿復菴公諱果實公祖封太僕卿  
見復公諱鵬翀實公父公諱應昇字仲達年二十有三  
舉丙辰進士第五人其文章有聲於時選得南康府推  
官決疑獄除苛稅政治第一修紫陽堤復白鹿書院分  
較江西省闡再聘廣東同考取士號得人所著詩文有  
招五草別匡草落落齋集若干卷生於萬曆癸巳十一  
月二十八日死於天啓丙寅閏六月初三日配錢淑人  
以乙酉年春卒得年五十有四子一即遜之邑廩生補

廕公德州誠子書所謂九歲孤也今能讀父書修輯公遺文作年譜人稱其孝女一字禮部主事霞舟吳公之子裔之吳公諱鍾壘以宿儒教授里中公之師也臨難受托經紀終始公早貴摧折而霞舟棲遲晚達至崇禎甲戌始繇諸生舉進士嗚呼人世死生得喪之故豈可問哉子雖不獲交公而少讀公之文今識公之子覽其家傳輒為隕涕迺詮次公生平以少裨國史之所未備為銘曰

我公之生夢日始升有龍無尾迺脫于淵叶 猊踰磬磔  
為守大閭熒熒震電砰擊九門索彼天狼縛之虎賁短  
狐而冠上帝弄臣爰盜弓矢射我長庚我公之死白氣  
亘天叶 月犯執法彗掃羽林黃霧野塞黑書行夔魑  
吐火迺焚崑崙不周雖折泰階再平大江入海匡廬出  
雲赤岸故老白鹿諸生人思竇武家誦李膺陳屍北寺  
暴骨西亭三年血碧萬古汗青伍員祠廟楊震子孫幽  
宮宰木隆碣高墳凡百君子視我刻文

太傅兵部尚書呂忠節公神道碑銘

偉業待罪史館獲交於宿儒大僚仰見我神宗顯皇帝  
制科得士貽之子孫以保乂王家迺寇禍啟流淪胥莫  
捄後生執筆輒敢擬議老成以吾所見聞學術醇正忠  
孝完人若江夏賀公雒陽呂公者斯可謂之無媿也已  
當思陵之季此二公者兩河去就三楚安危名藩乃磐  
石之宗元老實腹心之舊身搢狂寇家扞巖疆其効節  
同瀛雒橫經湖湘講學心惟致命道在成仁既入水而

不濡雖結纓而何懼其畢志同余欲訪求其軼事而世人罕有言之者悲周哀郢之作不可得而聞矣今年呂公之子兆琳繇淮右致書以公隧道之碑為請嗚呼呂公之歿也太常大書其官博士詳誅其行雖陳鄭皆災穀雒交鬪而丹青彝猶側出於橫流劫火之中今已二十餘年吾黨徵柱下以遺編訪萇弘之書血欲以弔北邙而備南史不亦傷乎此吾所以撫公家乘嘆窮而繼之以泣也呂氏宋文穆公之後河南之新安人祖諱



鄉父諱孔學皆以公貴贈如其官祖妣牛氏守節而孔學稱仁孝詔書兩旌其門妣孟淑人夢月入懷生公公諱維祺字介孺別號豫石萬曆癸丑進士位至南京兵部尚書居雒陽抗節死寇難事聞賜祭葬贈太子少保再贈太傅謚忠節其所歷官初除山東兗州推官舉最入吏部更主事者四司為員外於考功於文選而驗封遷郎中熹宗朝以前乞省換補考功郎逆璫矯旨弗用思陵更化起家尚寶司卿改太常寺以少卿管四譯館

尋陟為正陞南京戶部侍郎領糧儲超拜兵部尚書中  
糾拾以免公死難在國史其餘服官立政講學著書他  
事多可紀而最著者有三曰持大議裕大命立大經光  
廟上賓請見嗣君於慈慶宮門中貴導駕幸小南城抗  
言梓宮在殯大寶未登不宜動屬車輕萬乘正色當階  
仗出中止再疏調護起居戒近習不宜干政請選侍移  
宮按問諸醫侍疾無狀持大議也南司農既多逋賦兼  
北部之所咨借不貲以出入本折多寡鈎考不及額者

百二十萬有奇即舉郡邑負課算之以當經費尚虧十有九萬京軍凶凶索餉憂在根本公廼疏十事二十四弊以聞於朝其不得已者請以上命填補次與其屬講求區畫定期會之令以趣辦除導行之費以勸徵有司累息奸吏歛手又以圜府乃國息之本為之禁放鑄淆雜而專行法錢權其子母以贍用行之三年粟積如坻貨流如泉裕大命也馮恭定之於關西鄒忠介之於江右曹自梁之於晉中同時講學公則以門推篤行居近

先儒即鄭氏之禮堂寫曾子之家策著孝經本義大全  
或問三十餘卷表獻諸朝請以之進經筵端豫教頌諸  
學宮為永法芝生於庭十有八莖如顏本篇目之數建  
芝泉書院用彰厥瑞立大經也斯三者皆公經世猷略  
為學本原視夷險為同歸通死生於一致故能處患難  
蹈白刃而無所悔也嗚呼若我公者豈偶然哉公之為  
南司馬辦賊也上完江淮中顧宛雒家國綽有成算既  
免歸寇禍大作新安城庫土惡災螟洊青窮民襁負無

歸公乃調穀以賑凶飢捐金而就板築父仁孝公實贊成之曰天下方亂吾父子幸有餘祿可賙鄉里庸足多吝當事者主撫議見河汝蕭條請斥空城以綏徠新附公則謂腹心要害勢難養虎移書力爭事乃中寢土寇王之典桀黠反覆公不動聲色徵而戮之餘黨莫敢動者戊寅秋李自成敗於潼關已而復振跡宜陽躡永寧熊耳以西屠屯壁以十數雒陽震恐福邸在城中積金錢綵物累鉅萬謹錄籥牡不問賊援兵之過者糗糒惡

投之地詢曰王家擁金貲厭梁肉而令吾輩枵腹死寇乎公聞而憂之具以大計動王王弗省明年正月賊侵逼河南總兵王紹禹堅以其兵入城公門於北紹禹門於西副將羅岱之兵背西門而舍詭云逐賊實迎之迺而合圍勢張甚守陴者無人色公疾呼家將縋下鬪殺十數人賊再用羅軍礮具來攻公鬚眉戟張坐城頭叱左右弓弩亂發賊多死紹禹之兵視而嘻道上竊竊耳語旦暮以城下賊燕王府而分之羅軍招與同叛或得

其語告公且勸之去公歎曰我向固憂之今事已去矣  
計安出雖然雒陽重地王神祖愛子猶有神靈此城必  
全萬一蹉跌吾奉身以死之臨難苟免豈儒者事耶越  
日王紹禹之兵乘夜揮刀殺守者懸布於堞賊乘之上  
城陷公北向慟哭子弟牽衣請避賊公曰我一死以上  
答所受內副所學於義得矣去將何之天明賊大至有  
起於賊中者曰公非賑饑呂尚書耶我能活公可乘間  
去公弗動其衆擁以下遇福王於道已反接公奮其首

顧王曰王綱常至重等死耳毋詘於賊辱國體賊渠見公於周公廟曰呂尚書日請兵餉殺我曹今定何如耶公瞋目罵曰吾天子大臣恨無兵以磔汝狗鼠今日之事惟有死耳死不愧天地不愧聖賢復何憾賊粹之地欲屈之公叱曰吾君在北北向再拜又西向拜父母申脰就刃容色自若是日也福王亦遇害嗚呼吾觀雒陽之亡公之死於王室菟枯之際恫乎有餘痛焉神祖在宥日久天府之藏不可以辜校宮省舊吏皆云鄭貴妃



緣愛子之故斥大半辦治國裝再撥莊田二萬頃鹽引數千綱收其贏以滋封殖他王莫埒自中原用兵思陵封椿匱詘推光廟天顯之愛不忍以憂叔父掌計老臣如呂公者身在雒陽熟知王宮緡錢藏鏹小發取其中可充軍興之半號咷叫呼懼傷親親之恩廼屏人極論開曉禍福王亦但頷之而已捐私橐出家糧譬之捧土堙河萬分何濟老臣不惜以身率衆冀幸王聞之寤自輸以佐縣官而緘滕扃鐻卒棄之克徒悍卒之手此公

聞國言籍籍拊膺嚙指而歎王之失其會也孝經之三章不云乎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保社稷和民人是為諸侯之孝漢文帝四子梁最親王竇太后少子居天下膏腴地球玉寶器多於京師以史攷之亦可謂之驕且溢矣七國作難王恐上憂太后日夜泣梁將士力戰吳楚不敢過而西王之歿也得謚曰孝今夫神祖之所以愛王且厚王者樹億萬年維城之助也天下有急王屬尊地近能為宗室倡首蓋

當有聞而應者社稷安則王安兩宮在天之靈罔不安矣斯非諸侯之孝乎當自成之敗潼關所餘不過數十騎雒陽之變繇於內潰彼非能肉薄而攻也克東都據形勝發王中府金以號召饑民一朝響應百萬華夏因之土崩若使早從公言天下事必不至此喪亂方多吾謀不用痛宗周之板蕩感大道之銷沉公於是灑熱血以濺孤城抱殘經而覲三后講舍則芝焚可歎故宮則麥秀堪哀天實為之公其如天何哉公攷正六書多所

論著他文及奏議無慮數百卷晚年乃著存古十二篇  
士戒七則其說歸乎敦本訓俗下至肴核衣履之微事  
為之制人或疑公宜濶達濟變而規規小節得無非其  
急者余則謂數十年來士大夫極滋味盛倡樂以自奉  
子弟儻從通倪放橫侵枉小民故螟特蝨賊藪效姦軌  
相因而起公此書所以塞亂源而消害氣謂之抹世可  
也而豈區區者乎公司李兗州曉文法識利病折獄多  
所平反定保甲法蓮妖之變賴以無恐跋歷銓曹公廡

不受私謁釐正選簿年稽月攷周忠介聯事郎署嘗亟稱之觸堂官忤政府據故事以面折臺諫侃侃克舉其職修南都二十六倉五塲清屯糧八十八萬汰冗軍補脫卒募趨敢之士簡其樓船甲仗自采石至瓜步為江防蓋公之為人內服儒宗外精吏職其言行本之鄒魯而間出於范蠡之治越管子之治齊精彊廉辦自許為有用之學不獨一經專門已也南侍郎陞辭上目而偉之既受事得所上章皆精切於職掌一無骫骳上以此

切責前計臣而見公分憂辦職公亦謂得行其志盡力  
以自効於上言者乃撫他事中公既畏惡其能人皆數  
廢數起公獨一跌不復退居嵩山之陽者七年以遯世  
無悶為學不欲與世之君子競其短長然自以遭不世  
之知顧用毀去每生徒擁卷父老登陴之日其中有不  
舍然者故沒身卒以忠顯嗟乎千載而下可以知公心  
矣余以詞林後進識賀公公粥粥謹厚未為通人所許  
然不失為醇儒以理學多所講貫今散佚弗傳武昌之

變楚王委國儲百萬以資賊與雒陽事相類故牽連書之呂公仕宦參錯余未及見然在南中時遊公豐芑書院諸生多稱之流寇從澠池初渡淮泗晏然呂大司馬首以鳳陵單外為憂勸上宿重兵為衛人皆服其先見又雒陽未破苦言以借箸福邸而終不顯其謀賊去之後雒人士避亂渡江頗有言其事者余籍而記之二十年矣今呂公之子兆璜知解州而兆琳成進士於故家遺老訪購公之遺文淮安守吾友張公藍孺寶公之壻

手自讐校刻之於淮上余既受而卒讀江村寒夜從廢  
簾敗紙中追理舊聞補公家傳所不載庶於國家存亡  
大故後人知所攷信非為公一人已也公諭瑩在新安  
之某原以郭夫人祔其月日譜系茲不載載其大者余  
以公在祀典配瞽宗作家廟諸生雅吹擊磬登歌進酒  
是不可以無辭乃系之以詩曰

巖巖兮孔宮漆經將出兮壞壁笙鏞我公其來兮章甫  
以從奕奕兮周廟鷓鴣毀室兮斧斨載道我公其死兮



四國是悼溘埃風兮上征御維嶺兮王孫謁我后兮天  
門執羈勒兮微臣瞻處妃兮在旁撫愛子兮沾巾辭九  
關兮心惻降周覽兮下國骨藉藉兮無人擗宮墻兮叢  
棘噫嘻曾與閔其不見兮蹇吾法夫仲繇苟髮膚之罔  
愧兮知父母終不我尤位鷹揚之苗裔兮功不遂乎營  
丘庶斯文之弗墜兮吾奚負於宗周甘芝菌之萎絕兮  
忍化此蕭艾也眷靈泉之涓潔兮雖抱石其何悔也重  
曰鼓填填兮血輪困巫陽下招兮陰房青北邙嶽岌兮

碑出雲縵余馬兮河之澣酌椒漿兮進蘭脯刻貞珉兮  
誓終古

勅贈大中大夫盧公神道碑銘

丙子歲偉業被命偕給諫萊陽宋公九青典校湖廣鄉  
試時中原已憂寇盛彌漫豫楚之交流氛四出羽檄交  
道謬以一介虔奉簡書揚旌馳驟巖疆轉徙金革幸得  
畢使以鉛黃甲乙多士鎖院三試所弋獲皆為俊民而  
蘄州盧大夫絃在選徹棘捧雉來謁匆匆然君子人也

既而詢知其家世以儒業發聞尊人呂侯公經行犖犖  
為儒林長德余嘉其學有淵源稱嘆者久之迄今兩閱  
星終而大夫來為叅藩董儲侍於茲土一再過存具呂  
侯公素履及奉諱始末以視泣而請曰先子生平好古  
篤行阨於時數潛德弗耀重以寇禍滔天毒流方嶽闔  
門抗節竟殞非命孤每念此日夜悼心今幸蒙恩

聖朝榮施泉壤告第納書秩登三品於今得樹碣隧道  
以紀休昭烈而徵辭摩勒尚竢載筆惟夫子辱知最深

又前職記注若不鄙而賜之光闡孤實假寵以報所天  
微直成我而已敢固以請余衰繭不任脂澤之言何足  
為公增重顧念公績學純行法宜備書其死事一節尤  
奇且處大夫父子間契分特厚采錄懿媿傳信惇史固  
其所也容敢以不文辭謹掇大夫自狀與大夫之知己  
所為傳而繫之左方公姓盧氏諱如昂呂侯其字其先  
吳人遷楚之梅川勝國永樂間始占籍于蘄四世而為  
南槐公諱楷即公之考也用孫貴贈大中大夫妣宋氏

繼李氏皆贈淑人公生而奇穎承傳家學卅歲屬文有聲南槐公義方甚嚴營丙舍於濠上引泉植竹疏窓閒覲以為公肄業之所延里中少俊讀書談藝其中公挾冊唵諷鞠矔究明不問家人生產淵涵淳澆霈為文辭弱冠游博士宮頻受知督學使者試輒雄其儕伍數踏省門不售中間危得之而更抑置人皆為搯擊公一意修學著書以造進後昆為已任抗顏家塾說經鏗鏗疏疑釋難教施如雨至者虛往實歸充然意得去由是負

笈雲集江黃間推為大師嘗手箋尚書四子書科別同  
異丹粉狼藉成就子若從子多列鴻生峻儒比大夫以  
丙子名薦書英譽鵲起公遂撞弦息機不復事榮進為  
人厚重質直不苟訾笑服勤孝弟內行修勅南槐公治  
家嚴公應唯伺顏色惟謹少有不懌或形誚讓彌益躡  
躡起敬執內外喪毀瘠踰禮分財產能適長兄田廬取  
湫萊者僮奴取羸拙者撫兄子如己子同仁均愛有鴈  
鳩之心辛巳凶札橫道多殍公倒困賑贍視致醫藥宗

黨卒倚以全閭閻有爭相率就公平決片言折衷愧屈  
過於要質其為時所信嚮如此異時鄉里子弟不悅學  
公用形家言請於當事增壘江中石磯閣祠梓潼神其  
上裨助文風自此雋兩闡者蟬聯不絕斬人士至今頌  
德焉公之卒也劇寇自廣濟乘夜襲斬公被執賊中有  
識者曰彼善士縱諸寇退舍公勒習里中人分布關隘  
為死守計自守南城寇盡銳來攻公督勵守陴殊死鬪  
賊垂卻而他樓堞隳從公後肉薄而入刃及於背公拒

不及遂遇害時癸未春也子姪從孫及諸婦楊氏袁氏  
同時死者八九人嗟乎自盜起中原生靈塗地大城名  
藩相繼陷沒其間義夫淑媛就煨塵而不稱者何限而  
堂堂身都將相擁強兵牧伯正長覆師失守委而去之  
色甚安者多矣公進趨退怯眇然儒者又老困咕嗶未  
登仕版無預封略人民之任而能臨難賈勇授兵登陴  
力屈則鉞交胸腹橫屍原野而不惜可不謂識取舍烈  
丈夫乎況於雞斯弱質聲不出捆赴蹈如歸者成羣乎



公生萬曆戊寅四月下距癸未壽六十有六娶淑人羅氏生男子二長即大夫紘次紘公卒後三日羅淑人屍於江滸焚而殮之五閱月大夫歸自公卓以殉節狀鳴於所司將拜章請旌未及上會改物而止丙戌冬大夫卜新阡葬公上門珠樹林己丑第進士由邑今累官藩臬廉辨肅給善政流聞凡三報最推恩得贈公自文林郎三命至大中大夫壬寅歲

今上紀元之載奉

命督糧蘇松而俾余書其隧道之石公可謂有子矣雖  
不獲光顯其身而洵受哀榮於後天之報忠義不為無  
意也在禮死寇之士旌之曰兵戰於郎重汪踣死魯人  
欲勿殤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  
乎如公精忠大節有光冊書無疑也昔魯共姬待火而  
殞者春秋賢之書曰宋災伯姬卒盧氏貞姬競烈玉碎  
不污曾何愧焉余不揣固陋採摭遺芳牽聯書之比於  
春秋禮傳之義以詔來者狀又稱公邑子暴卒攝至冥

途冥王命屬盧某保任而後釋歸正直之人鬼神所是  
哉事涉恍惚故從附見然世所喜傳者在此則亦莫得  
而略也銘曰

卓哉盧公儒宗文師幼閑庭訓悅禮惇詩法律繩已名  
教夙資嚆濟道真克昌厥詞進思經世有物隘之退淑  
諸徒南面臯比敷陳聖謨牛毛繭絲疏理滯礙如結得  
觴躑躑媚學陶鑄靡遺方領矩步好仁樂施閭里質成  
彥方愧知運鍾百六天狼失維巨寇狂猢帕首朱眉羣

飛海水潰隄莫堵若火燎原撲滅詎期祝融郊甸魚爛  
則悲我公孱者武奮熊羆部勒壯士率用姑鉦丁寧振  
鐸擐甲登陴戈衝賊喉日舍欲移環城百礮三板突隳  
戰鼓不揚渠門火旗身膏草野剝腹折頤志均馬革義  
遂死綏婉婉彼姝頰爾自持清泉虐焰視甘如飴號無  
茅絰哀動出語一門忠烈前行後隨似川邛浦啓佑本  
支巍科游陟熙朝羽儀位崇嶽牧絳節金龜禮備哀榮  
鸞書紫綏旌幢祭戟邦委來尸停驂訪舊南史是咨徵

文篆刻徽懿昭垂佳城鬱葱巖巖屬豐碑松楸馬鬣傳信  
在斯于千萬世式瞻慕思

梅村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梅村集卷三十一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神道碑銘二

少保大學士王文通公神道碑銘

順治十六年二月丁卯

上以舊大學士王公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卒於其位  
為之震悼而贈謚祭葬褒終之典畢備且命書其勲德

於墓道之碑曰以昭朕篤念舊輔之意於永永勿忘其  
長子明德繕疏以謝退而屬偉業為之辭偉業震恐曰  
紀事臣職也未有承制而用草莽固陋褻

王章而私令申禮之所不敢出也明德固以請曰

上命即其家伐石樹表而螭首未有刻文匪惟抑沒先  
人將以隕越鉅典不共是懼吾子其謂之何偉業既辭  
不獲命謹按故光祿大夫左副都御史贈少保兼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謚文通王公諱永吉字脩之一字鐵山

揚州高郵人也其先世徙自毘陵曾大父諱木大父諱  
煥父諱自學皆以公貴贈少保妣皆贈夫人公生而瓌  
異長身脩髯具文武材略由進士起家再為縣令於大  
田於仁和一為推官於饒州咸著異政從戶部郎備通  
州兵事有威名遂推以巡撫山東未一歲改薊門總督  
其時流寇已隳突河華滔天阻兵羣孽扇行所在蟻結  
燕齊雲朔魚爛土崩公受賑於倉卒之時投袂在敗亡  
之日猶能輯寧東夏擁護巖關障遏奔衝叫呼搯拄既



而有謀不用勢竟莫支變服閒行投死無二忠著於前  
史事隔於興運故不得備書其初入

本朝一見授大理卿守法律持大體以刑不上大夫請  
郎吏之謫罰者得以贖論晉工侍郎用疏辭報罷再起  
戶侍郎上封事十條於蘆政馬草尤中肯綮又陳投充  
五大害謂其上干國法下失人心慷慨切至報可施行  
尋擢兵部尚書賑饑真定即道上拜都察院左都御史  
未至

召入為秘書院大學士其在兵部也絕請謁以嚴選格  
飭訓令以定兵制俛俛克舉其職且念土寇用反律而  
閭左剽劫不得與同科即收考宜下刑曹非所司所當  
置獄其有無辜連染者請出之以息冤濫真定為州縣  
三十有二凶災延蔓數百餘里公以

上賑卹恩甚厚不可委屬城長吏倍道兼馳所過人人  
慰勞老幼滿於車下興發成於手中得調度之宜有賙  
救之實又以其間訪官吏良猾風俗利病為書奏之

上久知公忠勤任事故有以大用公也公居平搯擘江南漕弊京通是其根株非大釐革不足與更始會緣兵部前事從內院出奪一官視通州倉公初不以左降有所弛易受

命立馳至潞河訶輓卒以何不前對曰為紅船紅船者楊村淤淺轉運之船也具得其稽索侵牟狀公笑曰吾分為三番遞運則弊不得行矣已而果然嘗夜宿通惠河傳籌發運艘危坐難兩巨燭手漢書一冊風雪繞其

鬚髯達旦不寢人望之曰高郵公真勞臣也明年

召入為國史院大學士管吏部尚書事

上時御南苑手脫所服

冠以賜面

命之公頓首出坐堂上進其屬問曰新舊人以名第需  
次者幾何人曰千人矣椽史之以年勞在冊者幾何人  
曰倍之矣問其循序為注補曰員缺之汰也資歷之有  
不相當也即如有十年之人而不得官也問其設法

為疏通曰叅罰之多也開復之不易也即如有十年之官而不得遷也公太息起曰是安用我主爵者為乃舉職掌所當釐正者分為二十疏杜門請假繕寫十日而始成奏既上見者咸服其精切蓋公天性彊于吏職能斷大事處之不疑以吏部用人為天下安危治亂之本上以協恭同事外以厭伏羣情綱紀畢張芑苴抑絕即下至流品勾稽年贏月縮銓除移馭甲是乙非他人視之叢薈紛糾頭目眩瞶者無不吐決如流笑譚不倦

而公亦自此漸以病矣公病而

尚方賜藥物趣

累詔不得已復出出而坐兄子科塲事責授太常少卿  
未幾即進左副都御史有意復嚮用之而公竟病不起  
嗚呼斯可謂出身為物以死勤事之君子已公亦奚憾  
矣哉其或有不量公者曰古稱得士可以後亡公之初  
節不可為不用也何以不能挽橫流救末造乎是不然  
山東亡命蠶起如龍山滄浪淵諸賊天下之巨猾也公

以一節挑三百騎未浹月而收縛散遣之殆盡亦足以見其略矣京師倚邊腹建牙為犄角舊制額兵十萬有無尚不能支乃抽調潰亡之後不復能軍廷議遂裁一督師一保督三巡撫二巡治六鎮帥而獨留薊督一官以任公子之以各路零星收拾之罷卒又闕其一年之餉而以當駸駸渡河百萬方張之流寇撩猛虎以空拳救燎原于杯水尚謂公力獨能辦之然乎否乎撒寧前併山海以為搯梧根本之計此何等時也謀國者狐疑

相杖公爭之數月猶不見從賊大同圍急而後遣之故  
公以單騎十日盡發關寧勁旅顛沛勤王去京師二百  
里而已無所及若夫公之南還也柄臣不過資其空名  
而未嘗假之實力然猶扼淮不可蹈海何之走單舸於  
颶風鰲浪之中幾至觸石橫流妻孥破沒而後束身歸  
命嗟乎世之不量公者固失之矣彼謂智者覩危知變  
轉敗為功又豈所以知公也哉羈旅登

朝非勳非舊遽受客卿之禮驟立羣僚之上苟非盡瘁



竭誠何以報恩塞責又自悼推遷興毀耻以其餘生倖  
富貴庶幾乘機構會殫未死之力以救濟元元是以出  
入數年焦形極敝此固公之自待如此而其用心良已  
苦矣才大則磨斲自多名高而抵牾亦甚公於是乎術  
輔其資道全其用有寬厚愛人之德而議獄不厭其深  
詳有變通宜民之方而守官必主於繩墨其意在別嫌  
疑擿隱伏絕賓客棄親知取一切以自立於無過然後  
可以保持善類調護艱難負方圓並畫之才逼膏火自

煎之勢靡事不為繼之以死維

當宁以馭騏驎者利其銜策擇棟梁者善其斧斤顛倒  
詘信妙於駕御而勞臣中壽奪我股肱宜乎

手詔為之驚嗟而拊髀加之痛惜也偉業辱與公游每  
見其酒酣脫帽顧盼風生詼啁譚笑而語不及私簡易  
威儀而望之增悚輒驚以為莫能測識及往問公疾公  
自言昔年經虎口葬魚腹瀕於死者數矣

主上待我厚今犬馬氣衰便恐無緣酬答不覺涕泗橫

流故今日執筆表公心事以告萬世其使王氏子孫知  
朝廷所以保全先臣蹈戴無極而後人之過此者得此  
碑於苔侵石泐之餘摩挲捫讀論公之心而參攷於紀  
載必有為之彷徨而愴嘆者斯於公亦可無負也已公  
生卒皆以巳亥葬于其鄉之踣踏山而鄒趙兩夫人以  
詔祔子七人孫六人餘在誌傳中公嘗剝股肉以療親  
居喪稱死孝而高郵大水捍災患有功皆其大節不可  
不紀嗚呼觀公於此二者則其為

君國以不有其身又可得而知也為之銘曰

於赫三事徽音丕顯允文允武王臣蹇蹇廼告圻父曰  
予腹心乃陟上宰左右一人錫之天閑爾亦千里駕我  
日車掉鞅不已維玉及瑤垂帶以朝耀首有飾翠帽豐  
貂雲臺是圖憂公見貌于思于思遇天一笑亥有二首  
辰在降婁害于股肱箕尾以游追命舊勞大書深刻史  
臣作歌爰紀衮職淮水方泝我公障之高城無恙我公  
相之卜茲墨食公其來思穹碑截截宰樹參差後千百

年視此銘詩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永寧玉調張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御極之十年兵部右侍郎張公鼎延夙夜左  
右執事有恪

上憫其勤勞加恩賜金幣馳傳歸里公卿祖道於長安  
門外都人以為榮又六年公以病卒於永寧之故第其  
子兗州太守瑄吏科都給事中璿泣而言曰維我

國家天造之初卿貳大僚不敢遽以骸骨為請有年至

致事者輒留宿衛奉朝請於京師其蒙恩

予告有之自先臣始是不可以莫之紀也又三年兗州  
服闋補淮安守而命偉業書公墓隧之碑謹按張氏陝  
西同州人始祖仲文避兵徙洛之永寧仲文以下六世  
諱士益緣其子中丞公貴得封中丞公諱論仕至四川  
巡撫都御史以元配段夫人生公公舉萬曆壬戌進士  
起家行人考選兵科劾兵尚書霍維華以罪廷諍惠安  
伯張慶臻賄改勅書及宣大總督張曉巡撫張三杰失

事狀所言皆施行當時推其讜直陞兵科都給事中在  
明季啓禎之世蘭州土司奢崇明反連結水西中丞初  
按蜀繼受任滇撫克遂前功先後收復四十七城拓地  
二千里五峰山桃紅壩之捷馘其渠魁叩關定論功

為西南第一方中丞歸自按蜀以清鄉居里負知兵名  
而公被擢在省垣將吏勇怯軍機進止皆其職所當執  
奏每在直中夜治文書參密畫旬日不敢洗沐其劾張  
慶臻也上怒慶臻勲舊掌京營行金主書竄易詔草文

華召對事連長山相劉公鴻訓劉賢相其曲意慶臻有  
端受取事未得考實公雖糾撻慶臻無所避終不欲傳  
上怒致大臣辟故與御史吳玉持論並劄正而公微為  
持平在廷服其知國體後於平臺數被引見敷奏詳敏  
上以為能眷遇寢隆以中丞撫蜀子例不得居諫職請  
避歸忌者撫其里居事蜚語聞左官薄謫而中丞亦功  
成納節矣流寇之渡河而南也首陷澠池盧氏次及永  
寧永山城不修礮盜亦動邑無真令民皆搖心中丞即



巴渝之舊部，遏宛雒之嚴衝。誓衆登陴，捐金犒士。天寒露止，離風雪戰。瘡之患城，全身瘁屬。疾不起，公時已從行人司副。再遷為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職事修舉，駁且復嚮。用既奔喪，成服伏闕。上書曰：臣父出定蠻方，還扞鄉里。戮力兵間，致於僵仆。惟主上念葛亮之渡瀘，以勞定國。憐子囊之城郢，沒不忘君。庶俾先臣死骨不朽。上省章，嫵其稱譽。過實下所司，按覈竟坐免官。或以為用事者，因微文修舊，却非盡出於上意也。監軍道湯

開遠好直諫嘗追訟公曰永寧鄉紳張論以死勤事不蒙優錄并其子錮之熊耳以西塢壁以百數有不聞之解體乎閱七年李自成再起中州先破宜陽永寧而雒陽遂至不守公流離中條上形勢請於宜永之交如韓城三鄉者宿重兵守要害山道阨隘可以搯其吭而弗出且曰臣為親受譴不獲復奉闕廷敢因耳目所及一陳滅賊之策永填溝壑終無所恨上亦避之然竟弗召也嘗憤中樞失策流涕告所知曰嵩山綿亘三百里宜

永當適中之地永有東西二嶠之固尤足設險賊之出入秦豫磐牙穿穴於其中始先人守永即所以守雒守雒即所以守中原當時不圖其功覆用為罪山民憤歎人無鬪志賊勢披猖未必不繇於此嗟乎吾父子功罪已矣如國事何哉當自成破永公守南城事急主僕匿於堦井賊燭以炬弗見投之以石弗傷越兩日有一嫗來汲僕謀於公緣縋先上方及暮賊攜刃者至將加害嫗給言吾子也遂脫脫已嫗忽不見僕傳語其儕篝火

井旁號公出之歸於溪源寨五日中夜心動跨驢急行  
天明而跡者至報曰已去乃免公有井異記著其事文  
多不載公之免也宗人多死兩子幸無恙避地河北懷  
縣間行歸營中丞窀穸於故山中賊騎充斥公晝伏林  
莽夜穿窹穴葬畢仰天慟曰孤子自此可無憾矣汴梁  
之急也公建議秦兵雖奉詔來救賊銳甚未可爭鋒可  
駐師鞏縣扼虎牢之險為持久及孫傅廷敗於柿園歸  
秦掃衆復出關自謂必勝公獨貽書戒勿輕敵宜修復

雒陽進戰退守出萬全之計迺吾謀適弗用而明亦已  
亡矣兩河並覆郡邑受偽署誅鋤大姓搜牢金帛公子  
弟被執彭考惴惴宗族之弗全會

本朝受命大庇生民百度維新九品式叙公用薦徵拜  
吏部驗封司郎中由驗封改考功管大計是時天下新  
定長吏丞尉軍中以便宜除拜皆白版假守年勞治行  
椽史輒去其籍莫得勾稽公據典章覈流品浮偽必黜  
貪殘必懲奏免千有餘人銓格以正甲戌分校禮闈所

得士有至公輔者累資晉太僕少卿換大理尋為正陟  
侍郎於工部為左於刑部兵部為右階通奉大夫再進  
秩一等禮遇視六卿蓋異數也其在大理刑部也屢決  
大獄亭疑奏讞依於仁恕仍抗章舉正職業申嚴律令  
不為煩苛大者定僕區之法寬殊送之條盛夏請解出  
繫囚桀黠民妄指莊田詭勢自匿者必正其欺謾至今  
奉為絜令焉公為人曉習文法在事勤力解所回隱同  
列或語以受任日淺宜引嫺避可否公搯擊出涕曰某

遭本鄉傾覆生類殄盡提攜細弱歸命

聖朝出虎口攀龍鱗際風雲脫湯火若不能出身自効  
裨益萬分何以見陳許汝潁之士乎其居心盡節如此  
中丞有別墅在金門山所產篋簞蓀蕩埒於江陵之橘  
成都之桑公之謝政歸田疇廬舍次第整比於其間立  
家廟設義莊以尊祖收族暇則偕鎖少參諸公為阡陌  
之游作五老圖自為文記之有勸之復出者笑弗應二  
子中外並歷顯仕垂組揭節歸拜公於德里公與廉夫

人慨然太息曰吾出晉井之中上見烽火接天下見積屍撐距當此時未識軀命所在詎意今日骨肉復完鳴騶夾道上先人之丘隴哉語曰知足不辱

聖主之優老臣恩不可以忘也公兄弟三人季曰世延夫婦死于兵公撫其二孤瑛琿有恩紀廉夫人視遇如所生人以為難夫人事公母段太君以孝內治肅飭先於公二年以沒公字慎之別字玉調有文集二十餘卷墓在豐原之墟以廉夫人附子三人長瑄次琿也季琬



殤女三人孫男一挺之孫女一餘詳在墓誌偉業聞活  
千人者必有封中丞之討蘭州與水西也不多殺戮以  
侈首功不附宦寺以趣賞率鬻人熨部可撫者撫之巴  
童竇女無歸者歸之其仁恩結於蜀人猶宋之有張益  
州焉黃巾禍亂食祿之家多見屠滅張氏子孫獨完受  
其福嗚呼上下三十餘年觀公父子之際亦可以知天  
道矣初偉業之識淮安君於浙也因吾友張黃門救菴  
以定交繼在京師得交吏垣君距今十有餘年矣淮安

友道敦篤契分特深熟聞公家世行歷言之庶足攷信  
茲以揭德樹旣為屬容敢用不文辭謹掇拾大者著之  
如右而系之以詩曰

金門之竹有琅有玕上捎白雲下拂青鸞于馬宴衍于  
馬考槃河水漣漪二嶠嶮岼

篤生中丞功著西土紹啓我公主闕是補諤諤在廷不  
茹不吐亂之始生載禦其侮

皤皤黃髮有勞實多覆曰僭慝讒口則那心之憂矣涕

泣滂沱人亦有言我罪伊何

洛之竭矣乃穿我墉井之冽矣乃逃我躬誰其擠之我  
是用急誰其拯之使我心惻

亂其有定天降厥祐

王師徂征生民乃救

帝思耆德召置左右豈不懷歸竭蹶恐後

乃亞司空乃貳司馬

帝曰汝勞錫之休假錦綺千純黃金百冶公拜稽首歸

永之野

飲此旨酒瞻望北邙哀我人斯何辜流亡慙余一老歸  
焉永臧蒼蒼者天矢諸弗忘

伐彼篔簹爰作笙篳嘒嘒管聲薦我蘋藻凡爾子孫不  
遐有詔神之聽之工祝致告

維厥祖是承維先公是行鸛鼎及鬲刻茲今名如嵩與  
少不騫不崩後千百年家以永存

封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秦公神道碑銘

惟無錫秦氏遠有世序自宋龍圖閣直學士少游公十  
八世為明少保南京兵部尚書鳳山公謚端敏端敏之  
仲子姚安守諱汴汴生邑文學諱楷楷生湯溪令諱延  
默湯溪以吳孺人生府君諱重采字幼儀用子貴初封  
編修再封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元配華恭人生三子  
吾友補念舉乙未禮闈第一臚傳賜及第歷今官府君  
之冢嗣也逝

國家天造之初遭風雲致公輔者多在大河以北我東

南之人由制科進者先後哀然為舉首然及其親之存者不過一二人而已當補念之首南宮薦也族子對巖太史名在其亞人咸謂世德所致且曰此兩人皆有親是時

天子幸南苑親近儒臣數召問其父母幾何歲兄若弟幾何人補念進見

便殿

賜衣侍宴

上慰勞之者尤渥府君從其家貽書教誡補念出以示其同官余從班行中具聞之又五年

上擇侍從諸臣之才者試之以民事補念乃遷為監司為臬長於浙西江右府君一再就養於邸中兩地士民聞其緒言退而攷其長之行事皆謂曰信府君沒凡所以昭德焯聞者有狀有誄有幽堂之銘補念偕其弟屬偉業書其墓碑余既辭不獲命則請書其孝友敦睦者曰君少孤說髦就位辟踊如成人母病顛天減已算以

代母喪在殯火作搏頽號呼融風為之反伯兄有倍年  
之長旦晡問起居細大必諮請待報兄中歲多故諍訟  
則相救繇役則相助誅求則黽勉中分之疾病手自扶  
持口嘗藥以進居兄喪哀毀過禮上自世父下逮諸子  
旁及於姑姊甥舅其事長也肅而和慈幼也柔而正收  
族也信而睦一門中外貧者取給焉弱者取力焉怨者  
取平焉先君之師資執友平生之同學故人德施罔弗  
報也患難罔不恤也宗人之占籍宅邑者逋賦株累不



忍別白以移之禍也書其莊敬樂易者曰衣再浣食二  
簋而祭祀宴享必潔必豐飭儉從絕干謁而公正是非  
不阿不撓稱心直言忘形徒步無崖岸無齟齬無鈎距  
無町畦早罷其公車義好為小詞間出於博奕漫戲晚  
年善病舁小輿以節勞觀引滿以當醉油油然落落然  
也最君生平其闔門投轄留賓泥飲似陳孟公老疾俱  
至興懷名山似宗少文預終制營生壙歌呼其旁飾巾  
待盡似趙邠卿司空表聖雖然府君之可書者盡於此

乎予於秦氏同官也得備徵所聞可書其細不書其大  
耶補念之在侍從也君以一儒者扼腕時事見奏對務  
依於深刻歎曰堯舜在上奈何稱說申韓補念之位執  
憲也前後多所平反用仁愛寬恕以為治有勸之立威  
嚴者君慨然曰吾父今湯溪清前宰帑金之獄全活者  
衆家門食報未必不繇於此吾子幸備官可誅殺立威  
名乎潯陽將以事方即訊聞君至操百鎰逆諸塗君正  
色叱之曰若直安所事行金曲則安可以私故髡大法

若此者君之居心持已補念之涖政服官徵諸家乘有  
裨國故所以教忠而養志者胥於是乎在何可弗書書  
其卒生癸卯沒戊申僅過乎中壽也書其葬去赴告之  
六閱月其地侍郎灣也以華恭人從恭人蚤亡由安人  
以再受贈命其賢有德也具家傳故不書不勝書也書  
其子長江西按察使鉞即補念也寅仲也錄季也皆諸  
生孫八人曾孫三人孫以下何不名誌詳故碑可得而  
略也然則碑之所宜詳者尤在補念之孝乎孝經之言

曰揚名安親名揚矣親不安不可謂之孝也往者翰林  
官俸入不足資所給輒寬其休假湯沐以便於定省今  
令甲獨否故有掇上第備近臣為親者緣供億之闕憂  
其子為子者為門戶之艱念其親闕之遠而賦之急  
惟江南為特甚古制寬大臣闕外宋之館閣雖直學  
士以上猶乞一郡以養闕母

世祖之內外並任者實倣舊典責吏治兼體臣子以優  
其私竊聞補念之迎養也將車都亭扶攜垂白長老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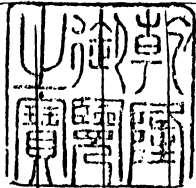
觀郡邑畢至余在同官中為愜焉太息曰吾輩之事其親有一日之寵如秦君者乎故今日刻君之碑書吾友之孝而原本於

君恩噫嘻此亦禮經意也為之銘曰

奕奕淮海大放厥詞好是正直坎墮於時桓桓端敏大顯丕績耆定四方載諸典冊維君也文不有其名維君也才不有其勲左紘右壺笑傲白雲永懷二人孝思無忝因心則愛篤我天顯動莫若敬居莫若儉講信修睦

守道樂善帝曰鑒哉錫以圭璧薦之明堂籍用瑤席乃  
登法從乃作牧伯祿養鼎鍾休假浣滌趨庭義訓曰圖  
報國昔人所重惟兵與刑尚書秉鉞捷伐蠻荆好生不  
殺著有令聞今君之子執憲以正仁恕庶平全彼民命  
弗替引之長保餘慶有墮者山有檻者泉春申谿澗泰  
伯土田新阡襲吉卜云萬年爰作斯廟升歌鼓瑟我牛  
我羊薦饗來格絃彼銘詩刻之樂石貽爾子孫昭示無

極



梅村集卷三十一